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小学生必背  
古诗七十首

# 鲁滨孙飘流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笛 福 著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滨孙飘流记 / (英) 笛福著；徐霞村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重印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02-004130-2

I . 鲁… II . ①笛… ②徐… III .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342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责任印制：周小溪

鲁滨孙飘流记

Lu Bin Sun Piao Liu Ji

[英] 笛 福 著

徐霞村 译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插页 1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210001~260000

ISBN 7-02-004130-2/·3134

定价 12.00 元

##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调整。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 导 读

丹尼尔·笛福(1660—1731)有不寻常的经历。他出生在伦敦的一个信奉新教的家庭，父亲是屠夫(一说是油烛商)，在王政复辟时期曾因为追随不肯宣誓效忠国教的牧师而举家迁徙。按照父母的安排，笛福本应成为一名教士，但是他在二十一岁时思虑再三决定“下海”经商。此后，他投身工商业，参与政治甚至间谍活动，还写文章办刊物。他曾周游欧洲列国。他屡败屡战，事业大起大落，忽而发财，忽而破产，一时受国王赏识，一时被捕入狱。年近六十岁时他开始动笔写虚构作品《鲁滨孙飘流记》(1719)，不想却大获成功。这促使他数月后便推出了该书的续集，并在短短五年内一鼓作气写出《辛格尔顿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斯》(1722)、《罗克萨娜》(1724)等好几部小说。

《鲁滨孙飘流记》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首先，它塑造了一种新人物。像其创造者笛福一样，小说的叙述者兼主人公鲁滨孙·克鲁索是个永不疲倦、永不安生的行动者，是那个不断扩张、不断攫取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产物。他不屑守成，倾心开拓，五次三番地抛开小康之家，出海闯天下。他理智明达，肯于劳动并善于劳动。他遭遇海难流落到荒岛上以后，不坐叹命运不济，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器具、缝纫衣服，把荒岛改造成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家园。他在海外冒险多年，历经千

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可观的财富，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创业历程。

鲁滨孙又是个彻头彻尾的“经济人”。他热衷于航海，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浪漫的追求，而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他在海岛上曾发过几句金钱无用的感慨，但说过以后立刻就把见到的钱币一一收好，最后又一个不落带回英国。在他看来，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和活动是次要的，父母之言不足信，安乐之家不足恋。这部自述体小说几乎不曾记录任何消遣活动（如果和鹦鹉说话不算在其中）；也几乎不从纯欣赏的角度（或说美学的角度）来描写自然景象或异国风光。人与人的关系当然也首先是契约关系、借贷关系、主仆关系。鲁滨孙心安理得地把贩卖黑奴看作利润丰厚的风险事业。他被海盗俘获时曾鼓动同为海盗奴隶的小男孩佐立一起逃跑，并许诺要使他成为“了不起的人”。然而一旦出逃成功又有人出了个好价钱，他只稍经犹豫、略讲价钱，就把那孩子卖了。后来他在荒岛上解救了一名土著，给他起名“星期五”，便顺理成章地把他收作自己的奴仆。他回到欧洲之后找到他的代理人即当年救过他的葡萄牙船长。那老人此时已经穷愁潦倒，但仍然倾其所有拿出一百六十金币还欠鲁滨孙的钱，并交出一份详细的收支账目。鲁滨孙感动万分，热泪盈眶，同时却不忘记得一丝不苟地写一张收据。

总之，就其思想而言，鲁滨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以“占有”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拓荒人。他的荒岛经历是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开拓史诗的一个缩影。“落难”最终成了一首占有狂想曲，经过了占有、开发和改善等资本主义“进步”历程。惟其如此，鲁滨孙才成为现代文学中影响最深远的原型或神话人物之一。

在塑造人物的同时，该小说再现了一种新语言——即中产

阶级在日常生活和经营交易中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平实朴素、富于逻辑性并贯穿着账簿精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鲁滨孙初到海岛上心情很沮丧，于是列表分析自己的处境。而他的分析犹如记账。在“借方”（即“支出”或不利条件）一栏中他写上“我陷在一个可怕的荒岛上，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我没有衣服穿”、“我没有可以谈话，也没有人来解除我的愁闷”，等等；对应的，被列入“贷方”一栏的有利条件包括：“但我还活着，没有像我同船的伙伴们一样，被水淹死”、“但我却是在热带气候里，即使有衣服，也穿不住”、“但上帝却不可思议地把大船送到海岸附近，使我可以从里面取出许多有用的东西，使我终生用之不尽”等。这一番“算账”很有成效，使鲁滨孙从悲观消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面对现实，考虑如何生存下去。话语是思想的载体。而这种顽强的理性主义、商业主义思想方式是鲁滨孙求生存发展的有力武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滨孙的利弊表里，上帝的作用被列入了“贷方”，也即被视为可资他使用的“资本”。很显然，他的信仰和上帝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实用化、“金融化”了。

“算账”不仅是这部小说的重要母题，更是它的突出的风格特点。全书语言极其简明实在，流水账一般地记录行动和事件。描写与抒情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主人公的婚姻在叙述中被一带而过，只占两行的篇幅，共半句话，不过是在主要冒险活动结束以后马马虎虎地办理的一件不算亏本的事而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修篱笆、搭帐篷、种麦子、制陶器等等活动都描写得非常详尽，一丝不苟。这种轻重取舍暗示：在鲁滨孙看来，惟有实用的利弊权衡（也是一种算账）和具体的操作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最应被关注的。

十八世纪以前欧洲的长篇叙事大抵或是演义帝王将相的丰

功伟业，或是讲述骑士美女的浪漫传奇。《鲁滨孙飘流记》在某个意义上可说是新兴的社会主导阶级及其语言在文学中的引人注目的亮相。此后，被我们称之为“小说”的那种用日常语言写普通人生活的虚构作品开始大行其道。笛福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并有所创新，把鲁滨孙的故事结构成一个严谨的人生寓言。而且，他在展示一种人物、一套话语的同时，也把它们放到了被观察、被审视的位置上，表达了一个时代对自身的省察和思考。

这种质疑或追问突出地体现在鲁滨孙和上帝的关系中。笛福曾在“序言”里强调宗教信仰问题在该书中的重要地位。鲁滨孙生病时曾经历一场精神危机，先是对神意提出疑问，而后顿悟悔罪，发自内心地皈依上帝，把流落荒岛一事看作是神对他的惩罚和挽救。不论鲁滨孙悔罪的言与行有多少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毕竟在一次又一次地反躬自省，在不断地核查、反驳、羁勒自己遇事最初的本能反应，并振振有辞地发议论否定对金钱和财物的过度追求。这表明他的确对过去的思想和行为有所怀疑、有所批判。笛福把鲁滨孙这些反复思考作为精神上寻求正路的成功范例而展示给读者。尽管鲁滨孙并没有放弃自己违抗父命、冒险逐利的“原罪”行为以及由此获得的钱财，尽管后人不免会在他自以为“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中读出多层反讽意味，我们却不能不意识到，即使最蹩脚的答案也包括了其前提，即问题的提出。笛福安排鲁滨孙反复向“神”求助不是问题的解决，却明白地指示出问题的存在。

当鲁滨孙在岛上不为利润而辛勤劳动、修炼德行的时候，他投资于巴西庄园的资本却在主人缺席的情况下高速增值着。所有者和资产的分离使美洲奴隶庄园的发财史被排除在叙事之外。小说收尾时，鲁滨孙重新得到了巴西产业带来的巨额财产。

这一结局和他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包括其账簿语言)肯定了对利益的追求,与小说中段的“非赢利的”荒岛生活以及质疑“欲望”的长篇思考形成一种不和谐的,充满张力的关系。孤岛的道德寓言摈除了“巴西故事”,却又依赖后者造成的财富来完成自身。正因如此,鲁滨孙的精神飘流才如此有力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中坚谋求财富和“发展”的心理驱动力量、他们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以及企图解决问题的尝试。

《鲁滨孙飘流记》问世后在几个月里曾四次再版,后来也一直备受欢迎。到十九世纪末已经出了几百种不同的版本、译本和仿作。这一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人物及其叙述以其勃勃的生机、天真的信心、坚韧奋斗的精神以及对自身的严肃追问唤起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共鸣和深思。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

## 译 本 序

十八世纪一个英国船上的水手在航行中和船长发生冲突，被遗弃在一个荒岛上。他在那里与人世完全隔绝，独自生活了四年多，才被一个航海家带回英国。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兴趣。从未写过什么文学作品、年近六旬的笛福，从这件事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从而创作了《鲁滨孙飘流记》这部不朽的杰作。曾经有人说，笛福不过是取得了这个水手的手稿，并加以增补、修饰、敷衍成书而已。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对文学艺术的特点缺乏认识的表现。笛福自己却又暗示《鲁滨孙飘流记》是他自己一生经历的寓言。这个说法也未必是确当的。但是《鲁滨孙飘流记》确是与笛福的生活和思想密切相关的。笛福是自己阶级的代言人，鲁滨孙也就是按照他的理想创造出来的人物。同时《鲁滨孙飘流记》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

〈笛福的一生正是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正是处在资产阶级政权逐渐臻于巩固的时期，也是手工场工业发展到机器生产的前夕。资产阶级在一六四〇年以暴力取得政权，在笛福出生的那一年，即一六六〇年，代表封建反动势力的斯图亚王室却又在英国复辟，在笛福二十八岁的时候资产阶级才又赶走了斯图亚王室，迎立了奥伦治的威廉。此后英国资本主义就走上了更为顺利的发展途径。在这些王室更替的同时，英国的工商业迅速地发展着。纺织业、造船业、制造业和煤铁的开采的生产量增长得很快，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新的工商业城市在兴起，

殖民地的种植业也增长很快。另一方面却是连年进行殖民战争，国内政治腐败，竞争激烈，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许多自耕农沦为贫民，同时对殖民地和未开化地区进行压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以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妥协而终结。贵族、地主仍然可以不必费心劳力坐享巨额收入。比如欧尔蒙德公爵地产收入每年达两万两千镑，白金汉公爵一万九千六百镑。这是社会上最反动的阶级。贵族、地主中有许多是资本主义化了的，他们也经营工商业，笛福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周游记》中在记述伦敦的股票交易时谈到差不多全国有产者都买卖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等企业的股票；股票交易把宫廷和商业区联系起来，也使许多外地贵族与乡绅地主集中在伦敦。<sup>①</sup>还有一些贵族与地主的次子、幼子因为遗产是传给长子的，也从事起商业来。当时有名作家阿狄生在他的“旁观者”第 108 号上就提出名门的幼子可以从事商业，而且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产业不多的人开始经商，后来比长兄还富有。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的上层。被人看不起的小商人、小企业所有者等构成资产阶级下层。此外就是农民与工人了。

笛福是属于中下层资产阶级的。他的父亲是个小油烛商人。这个阶层大多不属于英国国教，而信奉新教的其他教派，因此他们不能担任公职。他们有自己的教会，有自己的学校。允许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允许不允许他们担任公职，在当时一直是个斗争的焦点。他们在社会上是不为人所重视的。笛福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上这样的学校，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是个

---

① 参看《英格兰与威尔士周游记》(A Tour Through England and Wales, J. M. Dent, 1948) 卷一，第 336 页。

小商人了，做过内农业的中间商人，经营过烟、酒等贸易。一六八八年威廉来到英国时他已是个较体面的商人了，但到一六九二年就遭到破产。他只好做点零碎的小事。后来得到威廉的赏识，开办了个砖瓦厂，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一切的希望都建筑在我在艾塞克斯开的制造厂上。先王给我的一切恩赏我都用在那里了。我雇用了百户贫家工作。一般情况下我每年可获利六百镑。我开始兴高采烈地生活着。弄到一所好房子，再次买了车和马。<sup>①</sup>

他在经营商业的同时从事政治活动，写了不少小册子。一七〇二年十二月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待非国教徒的最简便的办法》，讽刺政府对非国教的其他新教教徒的限制与压迫。这时威廉已死，政府下令逮捕他。他一面上诉求赦，一面躲了起来。终于在次年五月被捕入狱，七月九日被判处的刑罚之一是枷刑示众三次。七月二十九日第一次枷刑示众，他在这天出版了“枷刑颂”作为抗议，他说他被判刑是不公正的，他说应该受这种刑罚的是无能的将军、争权的政客、贪婪的财政家、骗人的掮客与股票经纪人、邪恶的律师和市政官、压榨穷人的地主、酗酒的牧师、放荡的公子等人。人民知道他是无罪的，向他欢呼，为他干杯，并且献上花环。直到十一月他才因大臣哈莱的疏通得以出狱。但他因此又一次遭到破产。此后他一直办报纸替政府大臣在新闻报刊方面出力，同时常到苏格兰调查动向，制造舆论。他办的刊物最重要的一七〇四至一七一三年的“评论报”。此外还写了不少政治、经济小册子。一七一三年四月他曾被捕两次，一七一四年八月又被捕一次，都是因为言论关系。他到五十九岁时

<sup>①</sup> 致罗伯特·哈莱函，见《笛福书信集》(Letters of Daniel Defoe ed. by G. H. healey, 1955)第 17 页。

写了《鲁滨孙漂流记》，得到很大成功，接着就写了许多小说，比较有名的是《辛格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伦敦大疫记》、《杰克上校》、《罗克查娜》等。晚年他也写了一些政治、经济的著作，如《不列颠岛周游记》、《商人手册》、《英国商业计划》等。他几乎一生都是在负债中度日，他临死前为了避债不得不离家藏起来。他于一七三一年死在异乡。

笛福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他属于资产阶级，他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政治见解是带有两重性的。

他一生最关心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他极力称赞的是资产阶级，他认为一个国家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展贸易。“给我们贸易就是给我们一切”<sup>①</sup>，“贸易是世界繁荣的生命”<sup>②</sup>。——这就是他最根本的主张。因为他以为贸易使制造业和航海业发展，使人民有工作，有衣穿，有饭吃，物资也因此能保持高价，并且可以维持高的地租，所以上层社会也得到好处。只要有勤劳的人来发展贸易，任何地方都会繁荣起来。他的一切经济论著与部分政治论著都发挥这个主张，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笛福关于发展经济的主张是有利于英国社会发展的，但是，他热烈地支持殖民制度，提出夺取、经营殖民地的办法，提出与落后民族扩大贸易的办法，并且拥护黑奴买卖。这一切都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

笛福对于那些因门第而骄傲的贵族、绅士抱有很大的反感，他尽力颂扬并非上层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在《英国商业计划》

① 笛福：《评论报》(Defoe's Review, ed. A. W. Seocord, 1938)卷六，第1页，转引自潘恩：《评论先生》(William Lytton Payne: Mr. Review, 1947)第74页。

② 笛福：《英国商业计划》(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the Shakespeare Head ed. 1927)第24页。

第一卷第一章里，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驳斥“关于门第的胡说”。笛福抨击了那些看不起“平民”的“绅士”。他说人的始祖就是做工的。他强调商人是有用的人，而绅士变商人，商人变绅士则又是合理的事，等等。对自己阶级的称赞，他在《罗克查娜》里有一段话说得最明显：

罗伯特男爵和我对商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罗伯特男爵说——我觉得他说的完全正确——一个地道的商人是全国最好的绅士，无论在知识上、在仪态上还是在判断能力上，商人都比许多贵族强。他们一旦控制了世界，虽然没有地产，也比有地产的绅士富有。<sup>①</sup>

笛福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是有两个方面的。他认为犯罪的根源是贫穷，富有的人是不会犯罪的。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查娜之所以走上不光荣的道路，就是因为贫穷，所以他对这两个人物也是抱有同情的。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使人民有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把当时工人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未成年的孩子就要做工等残酷剥削现象视为固然。这是雇主的观点。

笛福接受了洛克的政治思想，反对专制，主张民权。一七〇一年肯特郡派了五个代表到伦敦向议会请求加强该郡对法国的防御工事。议员认为是少数党有意捣乱，就把请愿人下狱。笛福带人把一份备忘录交给议会，舆情沸然，议会不得不把代表释放。接着在一七〇二年他写了《论英国人民集体之原始权利》。他在“备忘录”里指出议会，尤其是下院，应该是“人民的仆人”，“你们（议员）的主人是选你们的人民”，他接着指出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就是专制，人民可以起来用非常办法加以制止，可以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如果下院违背了法律和人民的自由

---

① 《罗克查娜》(Roxana, Bohn's Library ed. London)第148—149页。

权，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而玩忽职守或任意胡为，那末英国人民有无可置疑的权力质问他们，用国会大会或暴力反对他们，把他们当作国家的叛徒。我们认为应该说明，这些是你们所侍奉的英国人民不可辩驳的权力。”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再一次强调人民的权利，他说“你们（议员）可以死去，但人民永存”<sup>①</sup>。当时英国的议会是上层社会的政客明争暗斗的场所，贿赂和种种肮脏手段公行。工人、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根本没有代表。笛福主张人的基本权利是任何人，包括国王、内阁与国会，都不能够侵犯的，“英国人既不是国王的，也不是国会的奴隶”。笛福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当时英国虽然没有像法国、西班牙那样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极端专制，但是对国教以外的新教教派和天主教信徒也是有种种限制的。他是非国教的新教教徒，这种人多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要求合乎“革命原则”的政治体制，要求信仰自由。笛福是这一派的代言人。他主张人民应受到较开明的教育，主张给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在经济问题上，他一方面觉得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等一类大企业是必要的，称赞它们的活动，但是他却反对这些大公司实行垄断。他也提出过应该按照财产征收所得税，因为当时许多富人交税不多，赋税主要落在穷人身上。他也曾提出过进行海员登记，工厂主不要因一时定货多就不适当地扩大生产等等保障工人职业的意见。

总的看起来，笛福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是进步的阶级，还在进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保守的贵族、地主不事生产，坐享巨额地租收入，资产阶级组织着规模日大的工商业推动了社会发展。中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与大资产阶级有相同之处，另一

---

① 转引自费兹哲罗《笛福评传》第114—115页。

方面又与统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有矛盾，要求更开明的政治。所以笛福种种发展资本主义的意见，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政治不民主，反对垄断等主张，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受到时代和阶级偏见的限制而拥护殖民制度和种族歧视，这却是与大资产阶级一致，是反动的。对劳动人民，他所关心的只是使他们有工作，能生产财富，这又与资本主义的要求相吻合。笛福思想上这种两重性，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笛福的长篇小说都是在晚年写的。他在写《鲁滨孙飘流记》以前也许从来没想当个文学家，他是一个事业家，是一个活动家。他经营商业，屡次失败，屡次开始，直到老年还未死心。他从事政治活动，仆仆于伦敦与爱丁堡的路上。他参加过的报刊不下四五种，仅那些已判明确是他写的文章，就已达到惊人的数量。他的精力是极端旺盛的。他一切经历都给《鲁滨孙飘流记》准备下了思想和技巧的条件，这部书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 [《鲁滨孙飘流记》<sup>①</sup> 可以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滨孙离家三次航海经历，在巴西买了种植园；第二部分，也就是小说的主体，是鲁滨孙在荒岛上的经历；第三部分是叙述他从荒岛回来以后的事情，主要经历是由陆路从葡萄牙回英国途中遇狼群的故事。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没有什么可取。鲁滨孙这个典型人物的一切特征主要是在第二部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以这一部分是全书最吸引人的，是全书的精华。]

这部小说写的人物不多，除了鲁滨孙以外只有星期五还有些性格，其他人物不过是不重要的陪衬。小说主要的价值在于鲁滨孙这个典型性格。

① 严格讲起来，应该说是《鲁滨孙飘流记》初集，因为还有不为人注意的续集。

为了说明鲁滨孙这个人物，我们不妨看一看鲁滨孙的原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水手。他是苏格兰水手，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塞尔柯克是在一七〇四年九月被船长遗弃在距智利海岸约五百海里，周围约三十六英里的于安·菲南德岛上的。这个岛上无人居住，只有来往南美的船只偶尔到此补充淡水或修理船只。岛上的气候、出产大致如《鲁滨孙飘流记》所叙述的。塞尔柯克在这里住了四年零四个月，才被有名的航海家渥地士·罗吉斯发现。塞尔柯克参加了他的船队，在一七一一年回到英国。罗吉斯所写的，记载塞尔柯克在岛上生活情形的《环球巡航记》的第一版、第二版分别在一七一二、一七一九年出版。根据罗吉斯的记载，塞尔柯克在岛上最初的八个月（斯梯尔说是十八个月）心情忧郁、恐惧，甚至想自杀。在饿得不能忍受时才枪杀一只山羊。后来他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情绪才渐渐地稳定下来。他们只给他留下一磅火药，等到火药用完了，他就追捕山羊。到罗吉斯发现他的时候，他赤着脚，跑得比狗还快，“我们派了几个跑得最快的人，带着我们那条猛犬，去帮助他捉山羊。狗和人都被他拉下好远，疲累不堪，他却捉到羊，把它们扛回来。”<sup>①</sup> 因为没有盐和面包，最初他吃不下东西，后来也就习惯了，但他从来没想到用海水晒盐——这一点他还不如一六八一年在这岛上住过的一个印第安水手。他用钉子做针，用破袜子拆丝，用铁钩做过刀子，用木头和羊皮盖过两个小房，小的用来做饭，大的供他睡觉。没有事时他就唱《赞美诗》，读《圣经》，和小羊、小猫嬉戏，或用刀子把姓名刻在树上。罗吉斯初见他时他“穿着羊皮，看着比羊皮最初的主人的神气还要犷野”<sup>②</sup>。

<sup>①②</sup> 罗吉斯：《环球巡航记》（Woodes Rogers: *A Cruising Voyage Round the World*），转引自 R. L. Megros: *The Real Robinson Crusoe*, 第 94, 92 页。

笛福同时的作家理查·斯梯尔也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他会见了塞尔柯克，把这件事写下来，发表在他主持的期刊“英国人”第26期（1713年12月3日）上。在文章的最后，斯梯尔说这个平凡人的事迹正可以说明：“要求仅限于生活必需品的人是最快乐的，而欲望超过这个限度，所得愈多，要求也就愈多；或用他（塞尔柯克）的话来说，‘我现在有八百镑，但我永远也不会像我一文不名时那末快乐了。’”<sup>①</sup> 几十年后，诗人威廉·库柏假想塞尔柯克在荒岛独居的情形，模拟他的口气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在感叹离群索居的寂寞、痛苦后，以这样两节来结束全诗：

海鸥回到巢里安栖，  
野兽回到穴中酣卧，  
就是在这里也有休息，  
我也回到我的茅舍。

什么地方都有慈悲，  
慈悲，这鼓舞人的概念，  
它甚至给苦难以恩惠，  
使人们安于一切事变。

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对政治活动极为热心的斯梯尔，还是笃信基督教、过着退隐生活的库柏，都只从塞尔柯克的经历得出老生常谈的、基督教宣传的教训，即：知足常乐。

塞尔柯克在荒岛上确实也没有作出什么值得颂扬的英雄事迹，他只不过做了一些为了生存必须做的事。整个说来，他在岛

<sup>①</sup> 斯梯尔：“英国人”（Richard Steele: *The Englishman* ed. Rae Blanchard, Oxford, 1955) 第109页。